

钓鱼

□张恒

学校缺一个教务副主任，民主推荐的时候我的票数算多的，可决定权还在校长手里。于是，我就想与校长套套近乎。

可我们的张校长是个廉洁之人，烟酒不收，吃饭不去。怎么办？我苦思冥想，忽然主意来了，张校长喜欢钓鱼，我何不投其所好让他快活快活！我是班主任，班上正好有个叫唐晓盼的学生家里有一口鱼塘。于是，周五的时候我就很诚恳地请张校长去垂钓。起先张校长还犹豫，说，去学生家鱼塘钓鱼不好吧？可经不住我的一番怂恿还是答应了。我转过身就笑，有嗜好的人都有弱点，领导也不例外。

星期天阳光正好，很适合户外活动。那口鱼塘的水色也正好，很适合垂钓。鱼塘四周稀疏的柳树像看鱼的岗哨，拂动的柳条似乎在提醒着塘里的鱼儿。顺着柳条舞动的方向，我看到了唐晓盼家的房屋，很旧。而在柳树的旁边，一位老奶奶端坐在埂上，很老，手里拿着根树枝，向我们投来警觉的目光。

到底是养鱼塘，不一会张校长的钓竿就被扯了下去。只见张校长不急不躁，让竿子顺着绳索被扯动的方向缓缓移动，在感觉到扯力不大的情况下开始把钓竿往回收，然后猛一提竿，一条活蹦蹦的青鱼就悬在了空中。

我说，还是张校长的钓鱼技术高啊。张校长笑笑，很得意地把青鱼握在手里朝我晃晃，显摆似的。不料，埂那边“啪”的一声响吓了我们一跳。一看，原来是拿树枝的那位老奶奶在用树枝拍打柳树。

唐晓盼告诉我们，那是他奶奶，七十多岁了，脑子有些不好。

不一会，我的钓竿也被扯动了。我知道鱼在咬钩，就急忙提竿，只见一条青鱼晃悠悠出了水面，瞬间又落入水中。张校长说，你太心急了，鱼钩还没完全钩上。唐晓盼奶奶那边忽然开口说话，说，伤了鱼了。很惋惜的样子。

就在我还在懊悔的时候，张校长又把一条鲤鱼钓了上来。可就在他准备把摘下来的鲤鱼放进袋子时，唐晓盼的奶奶又开口说话了，这鱼正长着呢！张校长一愣，看看手里的鱼，又看看埂上的老奶奶，说了声，这鱼是不大，然后顺手把鱼又放回了塘里。

唐晓盼父亲喊他母亲，说妈你回屋里去吧。唐晓盼也跑过去，拉他奶奶走。可老奶奶就是不走，还用树枝打唐晓盼。我有些不自在，看看张校长，他好像也没有了刚才钓到鱼时的喜悦，很僵硬地又把钓竿伸到了塘里。

终于，我也钓到了一条大鱼。是感觉，绳索下沉得厉害。我学着张校长的样子，慢慢地和鱼玩了一会儿，然后收竿提鱼，果然，那青鱼足有两斤多重。

然而，这乐趣正要在身体中生根发芽，又被唐晓盼奶奶的话语打退了。只见她站了起来，朝我喊道，大鱼要卖钱呢！

我有些生气，就给唐晓盼使了一个眼色。唐晓盼就跑到他奶奶的身边小声嘀咕着什么，随即，他奶奶就一步三回头地进了那座很破的屋。

没了干扰我就陪着张校长继续钓鱼，竭力想让他高兴高兴。可钓了一会儿，张校长说，时间不早了，我们该走了，说着就示意我收竿。

唐晓盼父亲连忙说，还早呢，再钓一会儿。

我也想留住张校长，可张校长是执意要走，还要把袋子里的鱼放回塘里去。这回唐晓盼的父亲是死活不依，张校长这才勉强同意把鱼带着。

唐晓盼父亲诚恳地留我们吃饭，张校长也是坚决地不答应，一个劲地催我走。

回到学校，张校长说，把你钓的鱼给我。我纳闷，心想，是不是嫌钓的鱼少，连我的鱼一起要了？也不好问，不过我心里觉得只要能让校长高兴就好。

第二天，张校长把一张收据递到我手里，说，唐晓盼不是住校吗？你去会计室把钱领了，替他交伙食费吧。

我不解，问是什么钱。张校长说，我把昨天钓的鱼卖给食堂了。



投稿信箱：lz@cmb.com.cn 插图：严勇杰

花儿那100块钱

□王俊星

亮子和花儿结婚后，家里的钱由亮子管着。亮子很少给花儿零花钱，只说，你买啥，告诉我一声，买给你。

由此，花儿的身上不花钱。

那一年春节，花儿在外地工作的妹妹回老家来，给了花儿100块钱，并嘱咐花儿不要把钱给了亮子。

花儿并没完全听妹妹的话。那天，她把那一沓崭新的100块钱在亮子眼前晃了一下，声明这100块，是她妹妹给的，她要自己留着。

亮子眼睛笑成了一条缝，你自己留着吧！别装在身上，弄丢了怪后悔！

花儿的鼻子哼了一声，那神情好像是说，那就不用你操心了。

那100块钱，一直放在花儿最贴身的口袋里，干活的时候，花儿能清晰地感觉到它随着她的身体的运动而不停地摩擦着她的身体。那时，花儿就会在心里乐，好像那轻轻的摩擦就是妹妹儿时的一双小手，挠得她止不住地乐。歇着的时候，花儿就把那张100块钱掏出来，拿在手上，细细地端详。多新的钱！结婚以后，花儿很少摸钱，摸钱是亮子的事。花儿想，亮子摸了钱也一定会很高兴的。钱，真是个好东西。

花儿舍不得花那100块钱，每每她要买东西，还是和以前一样给亮子说一声。不过，自从她有了那100块钱，亮子答应她就不那么痛快了，而是嬉皮笑脸地说，你那不是有100块？

花儿马上会说，那是我妹给我的！我爱花就花，不花我就放着！

亮子看着花儿挺得直挺挺的小腰板，就嘿嘿笑两声，不再吱声。

那天晚上睡觉前，花儿忽然发现她那100块钱不见了。

亮子让她好好想想，这一天都到过啥地方？

花儿泪眼婆娑，拧了一会眉头，带着哭腔说，只去菜园摘了一篮子菜，别的什么地方也没去。

亮子说，肯定？

花儿说，肯定！

亮子马上穿了衣裳，拿个手电筒出了门。花儿哭哭啼啼地在家等着。

好大一会功夫，亮子回来了，手上拿了100块钱的票子，总算找到了！你掉在黄瓜娃子里了。幸好没让风吹走……

这钱不是我的那张！花儿忽然说。

亮子一听乐了，不是你的，那是别人掉咱黄瓜娃子里的？

花儿不吭声了。

第二天，花儿到菜园里去摘菜，忽然发现豆角架下躺着一张折叠得好好的100块钱，花儿拾起来，展开来，看到钱的一角的一个清晰的小黑点，开心地笑了。



再一听，好像不是脚步声，只是老楼梯的木头在自个儿咯咯作响。

我把自己的房门推开一条最小的缝往外看，只见一个极其清瘦的老人，朝我的房间走来。我立即转身把自己贴在墙上平一平心气，等待着有什么事发生。但是，老人并没有进来，他在我门口转了个弯，又继续往上走。到了二楼，他从衣袋里摸出钥匙，把那间朝南正房的大门打开了。他进了门，但没有把门关上。

老大爷显然并不知道我住在这里。但他是谁？在这里做什么？那间房间又是干什么用的？陪我来的那两位朋友并没有提起。

本来，被吓着的应该是我。但是他老成这个样子了，我却担心起他被吓着。我故意用手在门框上敲响了一点声音，老大爷听见了，从二楼门口看下来，我随即跟他打了个招呼，并告诉他，是谁让我住在这里的。老大爷和气地点了点头，我也就顺便上了楼梯。

楼梯正好十级。我站在二楼正间的门口往里望，呵，满满一屋子的旧书！老大爷邀我进屋，我坐下与他聊了起来。

他看了我一眼，说：“我们奉化是蒋介石的家乡，这你应该知道的。这是蒋介石的图书馆，按他的名字，叫中正图书馆。”听得出来，他对现代年轻人的历史知识有怀疑，因此尽量往浅里说。

我问：能看看吗？

他说：请。

我走到第一个书橱，就在《四部丛刊》前停了下来，并伸手打开橱门，取出一部，翻看了一下。

老大爷有点吃惊，便随口说：“这《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都是当地一个叫朱守梅的绅士，在一九三〇年捐献的。”

我说：“一九三〇年捐献的可能是《四部丛刊》吧，因为《四部备要》要到一九三六年才出版。”

老大爷眼睛一亮，看了我一会儿，又立即走到另一个书橱前，从里边取出《四部备要》翻看。然后把书放回，笑着对我说：“你是对的，一九三六年，中华书局。”

我看到这满屋子的书早已喜不自禁，为了进一步取得老大爷的信任，不得不继续“显摆”下去。我说：“中华书局是冲着商务印书馆来的，《四部丛刊》应该是商务版。”

老大爷从我眼前取出一套翻了翻，说：“你又说对了。看来中华书局后来居上，《备要》比《丛刊》好读，新式排版，干净清晰。”

我还在说下去：“商务也有更清晰的，你看这，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我用手指了指对面的一个书橱。

就这么扯了几句，老大爷已经完全对我另眼相看。

他拉了把藤椅让我坐下，自己坐在我对面，说：“我不知道你从哪里来，但你住在这里，这些书算是遇到知音了。”

“我能随意借阅这里所有的书吗？”我兴奋地问。

“随意。但不能离开这个房间，到你那个亭子间也不许，这是一九三〇年定下的规矩。”他说。

我一笑，心想，“文革”初期造反派没发现这儿还算侥幸，他居然还固守着一九三〇年的规矩。但是，这种不识时务，让人尊敬。

“那您几天来一次？”我问。

“如果你要看书，我可以天天来。”他说。

“这多么麻烦您啊。”我说。

“我平日没事。你来看书，我陪着高兴。”他说。果然，以后老大爷天天来，我也就能天天看书了。

这些书，我以前都见过，大一点的图书馆都有，否则我哪能随口说出它们的版本？只不过，所有的图书馆都在城里，没有这里的大安静。在这里读书不仅没有干扰，而且也不存在任何功利，只让自己的心毫无障碍地与书中的古人对晤。这种情景，我没有遇到过，这些书也没有遇到过。

没有功利，却有动力。我刚刚经历过的家庭灾难和社会灾难，至今尚未了结。里里外外吃了那么多苦，死了那么多人，中国怎么了？中国人怎么了？我要在这些书中寻找答案。起点是黄帝、炎帝和蚩尤，重点是老子、孔子和墨子。

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应丹